

联 合 国



安全理事会

正 式 记 录

第 二 十 三 年

第一四四七次会议

一九六八年九月五日

纽 约

目 次

	页次
临时议程 (S/Agenda/1447)	1
通过议程	1
中东局势: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日以色列代理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794)	1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 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一千四百四十七次会议

一九六八年九月五日星期四下午三时在纽约举行

主席：G. 伊格纳蒂夫先生(加拿大)。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阿尔及利亚、巴西、加拿大、中国、丹麦、埃塞俄比亚、法国、匈牙利、印度、巴基斯坦、巴拉圭、塞内加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临时议程(S/Agenda/1447)

1. 通过议程。
2. 中东局势：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日以色列代理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794)。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中东局势：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日以色列代理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794)

1. 主席：根据第一四四六次会议决定，我现在建议，在安理会同意下，邀请以色列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邀请，Y.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和M.A. 科尼先生(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2.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当前的问题。请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发言。

3. 科尼先生(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特科阿先生昨天发言说：“两名以色列军人被杀，另一名被拖过运河。布尔将军的报告完全证实这点。”〔第一四四六次会议，第12段。〕

4. 我不知道以色列代表根据什么这样断言。联合国停火监督组织参谋长奥德·布尔将军一九六八年九月四日提交秘书长的补充报告，得出以下结论：

“八月二十七日调查时，联合国军事观察员要求看看据报告在事件中被杀害的两名以色列士兵的尸体。但有人告诉他们，当天尸体已被搬走埋葬了。观察员因此无法证实那两名以色列士兵被杀。”〔S/7930/Add. 76〕

再说，象我昨天强调的那样，鉴于奥德·布尔将军的结论，我完全不需要详细驳斥以色列的断言。

5. 昨天我在讲话中强调了两点。第一，我国政府断然否认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武装部队跟所谓的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六日苏伊士运河东岸事件有任何牵连。第二，我国政府将按照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继续认真遵守停火。今天我重申这一立场，省得安理会要听取跟昨天提出过的那两个问题一样的问题。

6. 特科阿先生昨天表示关心雅林先生使命的成功，这实在是令人惊讶的。以色列代表提出这点，而他的政府却至今一直拒绝接受并履行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这确实令人费解。他们继续拒绝雅林先生执行使命的根据，怎能声称是在跟他合作呢？我姑且不更多评论这个问题，而只是限于引证安全理事会的正式文件。

7. 我国政府在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九日的信〔S/8479〕中宣告：“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方面已经通知雅林先生，它准备履行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通过的安全理事会决议。”

8. 另外，我国政府在一九六八年五月九日外交部长给雅林先生的信中，确认它接受并准备履行同一决议。我们仍然保持这一立场。而且我高兴地代表我国政府宣布：我们将继续同雅林先生合作，以便找到符合上述决议的解决办法。

9. 在反复说明我国政府对安全理事会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决议的立场之后，我想补充一点：现在该是要求以色列遵守并履行这个决议的时候了。

10. 卡拉登勋爵（联合王国）：自从上星期第一次听到苏伊士运河沿岸发生冲突的消息以来，自从读到布尔将军的报告以来，以及自从听取以色列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的发言以来，我们都力图对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六日晚发生的事情和安理会现在应采取的行动，作出一个判断。

11. 首先让我表示：我们热烈欢迎以色列政府决定把这件事提交安理会。我们始终谴责暴行与报复。我们深信，暴力的道路不能导致和平的、可靠的解决。相反，它只能导致更多的暴行与苦难，更深的仇恨与绝望。因此，我们坚决认为，以色列政府决定到安理会来，是正确的方针。

12. 在当前的问题上，我们有布尔将军的报告这个有利条件。这的确是个有利条件。过去几个月，当我们必须处理其他地方的暴行时，有时缺少公平的调查和报告的帮助，不得不对双方的陈述，设法去伪存真，这就大大增加了我们的困难。可是这里有报告，有我们能够信赖的报告。因为我们知道，布尔将军以及他指导下的联合国观察员在他们的报告中是公正、准确而又慎重的。对于布尔将军以及在他指导下工作的忠诚而又富有经验的观察员，我们完全信任。

13. 接下去，我要说的是：我们必须接受这样一个调查结果，即巡逻队触了雷，同时有物证表明巡逻队遭到了伏击。我认为，对这一事件，我们应当深感遗憾——对于任何这种强暴行为，我们实在都应表示遗憾并加以谴责。我们这样做，是根据对待暴行的方针；而这个方针，是我们在安理会一贯遵循的。同时，直到事件发生的第二天早上，才向联合国当局报告，这种情况应该说不幸的。毫无疑问，要是当时马上报告，我们现在掌握的证据就会充分得多、有价值得多。

14. 另一方面，我们不能接受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论点，说它对这个事件既不知情，又无责任。维持安理会所要求并为各方面所接受的停火，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清楚、明确的责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戈哈尔大使曾向布尔将军保证：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继续并无条件遵守停火，以及为实现运河一带停火而同意的实际安排。这是好的。这是一个可贵的、很值得欢迎的保证。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今天下午在这里又进一步证实了该国认真遵守停火的意图。

15. 我们还同意对报告中说受了伤的一名士兵必须给予特别关怀。对这个士兵，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说毫不知情。可是，撇开一切互相责难以及其他一切有关争端都不谈，我相信人们会尽一切努力使安理会确信：要是那个士兵真的受伤，而且落在阿拉伯人手里，他会得到应有的治疗，并被立即遣返。

16. 我们被召集到安理会来处理以色列巡逻队受到袭击这一个事件。今天我们也许应该集中讨论这一次冲突，并以简单明了的决议公布我们的结论。我们不要谋求扩大今天的辩论。然而，我们不能孤立地考虑暴力在中东的这种或那种表现。我们在安理会，不能满足于仅仅充当一次流血斗争中的裁判员，更不能看着祸事越闹越大而袖手旁观。我们每次集会讨论中东局势，都必须提醒自己要考虑某些更广泛的问题。我们必须经常记住的因素是什么？我们必须放在首位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17. 第一，对中东争端，我们预先就知道必须怎样解决，这是与世界上其他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不同的。关于最后解决的原则，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我们全体通过了这些原则。我们非但不怀疑或者否认这些原则，而且日益认识到和平绝不能在其他基础上确立起来。

18. 第二，当事双方都接受这些原则和目的，并对此作了公开声明。我们记得，特科阿先生一九六八年五月一日在安理会曾向我们保证，他的政府接受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安全理事会决议（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阿拉伯方面一向明确宣告无保留地接受决议的原则与目的。这样的明确宣告，今天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又一次加以确认。

19. 第三,我们都知道,只有去年十一月我们赞同的那个决议是唯一的解救办法。舍此而外,就只有长期的冲突、升级的混乱,造成有增无已、无穷无尽的苦难。

20. 第四,我们还认识到,我们在安理会不得不反复审议、而今天又加以审议的那种暴行,完全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之,它只能延长痛苦,耽误并危害公正的和平。

21. 第五,因此,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把精力集中到大家已一致同意的那些原则与目的的实质上。我们需要通过秘书长特别代表去做到这点。怎样才能不再拖延、不再流血和不再受苦的情况下去实现已经同意的原则和目的呢?

22. 今天,我们大家应该提醒自己,刻不容缓的是:当事双方万万不可把精力花在无益辩论中争输赢上,更不可花在从流血带来的仇恨上,而是重新、赶紧努力,为最后而且公正的解决制订出切实可行的建议。这才是压倒一切的需要。双方有义务朝着这一目标和雅林先生合作。

23. 我们大家都可以通过给雅林先生一切可能的支持,作出贡献。我觉得:现在已经是这样的的时候了,要抛开争吵,从讨论程序进而达成解决,以实现我们已经一致同意的原则与目的。我认为,这是对暴行和冲突唯一的真实而又持久的回答。今天我们在安理会上所面临的,就是这种暴行和冲突的又一个例子。

24. 博尔奇先生(丹麦):主席先生,请允许我首先表示:我国代表团有幸能够跟你一起,对上月份如此卓越地主持了安理会的巴西大使,表示完全应得的称赞。主席先生,在你就任主席职务的时刻,我还愿意向你保证我们充分信任你的领导,向你表明我们期待与你通力合作。

25. 谈到讨论中的问题,我可以说,我国政府已经反复多次表明它对违反停火的看法。我们对一切违反行为表示遗憾。我们对这种违反行为所几乎一定造成的死亡、人类苦难和物质损失,感到痛惜。可是,我们对一再违反停火,感到非常遗憾,因为这样地违反停火只能使走向和平更加困难。

26. 我们认真考虑过的意见是:遵守这样的保证,即维持停火到底,避免并防止一切违反停火行为,这对于停火各方都有好处。他们有责任去保证这样一种平静的气候,使能最有利于促进安理会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决议中的目标。

27. 我国政府以特别惋惜的心情,得知目前讨论的这一事件,并了解到联合国军事观察员的报告内容。我们特别感到惋惜,还因为这个地区相对地说还没有发生过目前讨论的那种性质的事件,这是要归功于当事双方的。我不去逐一详述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九日布尔将军提出的那份本身非常明白的报告,我要追忆的是报告的结论,即联合国军事观察员发现一支以色列巡逻队触雷,同时“物证表明巡逻队受到伏击。”[S/7930/Add. 74, 第5段。]

28. 我国代表团欢迎以色列政府决定把这个问题提交安全理事会这一事实,并希望这次辩论以及辩论的结果有助于结束攻击与反击的恶性循环,从而突出安全理事会的中心作用,同时又强调当事双方有防止一切违反停火行为的责任。我们的确要坚持这一点,即一切暴力行为,不论是以什么形式出现的,也不论是用什么部队越过界线进行的,现在都要结束。

29. 关于一个士兵失踪的问题,在昨天的辩论中很着重地提出来了。布尔将军有这样一段话:“在河边附近的沙堤斜坡下段,军事观察员看到沙上有些印迹,通向系船桩。这些印迹,可能是在沙上被拖走的一个人体留下的。”(同上)我们希望:用一切努力,彻底查究这个有关人的问题,使它得到妥善解决。

30. 最后,让我重申我们的信念:现在必须全力以赴,为秘书长特别代表雅林先生的使命提供方便,给予协助。在斯德哥尔摩北欧外长会议昨天发表的公报中,北欧五国外交部长对冲突双方发出呼吁:他们必须通力合作,以保证雅林先生的使命产生促进和平的效果。只有这样,冲突双方以及我们才最能为中东和平事业作出贡献,为这个地区各族人民造福。

31. 主席:谢谢丹麦代表对主席讲的那番话以及他的良好祝愿。

32. 鲍尔先生（美利坚合众国）：让我首先响应会上已听到的其他发言，对于德阿劳霍·卡斯特罗大使担任安理会主席时指导会务的能耐、通达和敏感，表达我国代表团的钦佩和谢意。他的那任并非平静无事的；相反，那是安理会经受考验、面临巨大困难的一段时间，是安理会无疑需要一位坚强、明智的主席所具有的智慧、客观和权威的一段时间。德阿劳霍·卡斯特罗大使便是这样的主席，安理会可谓深庆得人。

33. 今天安理会所要审议的事，在一个较为完美的世界里，根本就不会发生以至于要加以处理。它不是对和平的重大威胁，而是又一桩可恶的杀人行为，只牵连到少数几个人。象征并体现人类更高理想的安理会，得这样花费时间、腾出精力，光是对付预兆着冲突的毫无意义的残暴事件，而不去处理有关战争与和平的更为重要的问题。这种情况使我们感到遗憾，虽然这绝不是小看那怕仅仅是一条人命。

34. 看来安理会难以很有效地处理这种局面，因为我们既非法庭，自己又不具备条件可以调查事实。就中东问题而论，查明事实是布尔将军及其使团的责任。可是，安理会必须按手头的材料办事。以当前的事件来说，这些材料可归纳如下：第一，有一份以色列政府的明确声明，描述约由三十人组成的一支象是训练有素的队伍的一次袭击，肇事地点据说在苏伊士运河东岸的一个无居民区。这支队伍在一支以色列巡逻队的通道上布雷，并伏击巡逻队。结果，两名以色列士兵被杀，另一名被拖过运河后失踪。第二，有一批布尔将军领导下的联合国军事观察员找到的物证，无论从那一点看都跟以色列的说法相符。第三，有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声称他的政府与此事件毫无牵连的一项有限否认。他讲的全部内容就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部队没有参加这次行动，以及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对该失踪士兵一无所知。

35. 我们不得不断定：证据虽不够完整、全面，本身还不是结论性的，但是，过去若干次，安理会曾经没有犹豫地宣告自己的裁决，而目前安理会掌握的这批十分公正的证据，比起那些时候，的确是更为充实了。

36. 安理会在考虑了以下三个因素——以色列政府的控诉，布尔将军的调查给予这个控诉的充分的

旁证支持，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有限否认——并在有了这批证据的情况下，据我看来，完全有理由承认布尔将军加以充分确认的以色列控诉，虽然同时也还得注意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缺乏支持的、有限的否认。

37. 在上述情况下，我不明白我们怎能接受这样的论点：以色列的控诉毫无根据，或者说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对此事件毫无责任。相反地，证据清楚地指明：这是一次完全无端发动的、有不少武装人员参加的袭击，从而得出必然的推论：这次事件，如果不是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怂恿或煽动之下，至少也是在它的默许之下发生的。

38. 三、四周前，在安全理事会的讨论中，约旦代表在其他阿拉伯国家代表支持下宣称：约旦政府对该国以色列占领区内的恐怖行为，毫无责任。我国政府当时就拒不接受那个否认承担责任的声明。正相反，每个政府对于自己的全体居民，都负有约束的责任。这是最起码的。并且这种责任不能局限于对正式武装部队的行动上。

39. 如果对人口稠密的约旦河西岸应如此，那么，对于是一大片空地的苏伊士运河东岸就更应如此。如果不是从分明应由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负责的运河西岸发动，东岸那儿就很可能发生任何恐怖行为。

40. 因此，我国政府对这次事件深以为憾；同时认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政府对于遵守它声言要继续维护的停火条件，应该严格负起责任。我还觉得，安理会应该以适当的决议毫不含糊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几个星期以前，面临以色列政府对约旦发动空袭的问题时，安理会上发言的几个国家劝我们不要同等对待。他们主张要宽容一切反对以色列的恐怖活动，理由是以色列部队仍然控制着阿拉伯领土。然而，这不是安理会一九六七年六月确定停火的意图，也不是通过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决议〔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的意图。在安理会的心目中，当事各方都应遵守停火，同时寻求一项永久解决冲突的办法，使以色列部队终于退出占领地区。

41. 因此，我国政府坚决主张：安理会对处理破坏停火的行为，不偏袒任何一方，不要搞两套标

准，以致引起对我们的正直与客观有所非议，并且会损害作为联合国宪章精髓的公道精神。因为如果我们不在公正的基础上处理问题，我们就只能给已经很危险的局势加一把火，使它更难收拾。

42. 安全理事会对于军事报复行为一再采取强硬的方针，是完全正当的。可是，我们如果坚持谴责争端一方的恐怖与暴力行为，对另一方的这种行为却不闻不问，这就不但助长恐怖，而且取消了除报复外的其他途径；就不是鼓励人们求助于安理会，而是诱使人们乞灵于武力，并且由于我们无所作为、毫不客观、缺乏公正，这种武力就会得到鼓励。因此，我们面临的问题，不仅对我们的公正，而且对我们的现实感与责任心，都是个考验。

43. 我们这里面临的，不光是一个孤立的暴力行为，而是一项原则。它是这么一项原则，我们要是想把安理会的工作做得令人信服并且有成效，那就不能置之不顾，否则其后果对我们一定是危险的。

44. 与此同时，我们应当为这个事件求得正当的处理。这样做的时候，不要漠视事件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只要中东这种不战不和的反常局面依然存在，谁也不能感到高兴、安全。继续会有伤残、杀人和绑架，要不是正规部队公开、有组织的作战，也会是靠偷偷摸摸、突如其来的手段和用打埋伏、设圈套的办法制造的恐怖与暴力行为。在这样一些残暴事件中，无辜的人和有罪的人都将同归于尽。

45. 联合国成立以来，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争端，比其他任何方面的问题更要花费安理会的时间。自从一九四九年的全面停战协定以来，已有一百六十五次左右的会议用于审议有关违反协议条款的申述。而在一九六七年六月战争后一年稍多的时间内，安理会已经开了二十三次会来审议有关破坏当时确定的停火的申述。大多数会议是应阿拉伯国家之请召开的，少数几次是根据以色列的提议。有时申诉与反诉同时递送上来了。

46. 人与人、国与国之间，如无充分的意愿，就难以和平相处。这整个事件，为这一点作了令人发愁和沮丧的评注。就中东的国家和人民而论，只有到了这样一个时候，即双方都终于断定再也受不了继续

互相仇杀而付出那笔过高的代价：人财两损，经济不前，既达不到民族目的，也实现不了那些有才能的人民的愿望——只有到那时，和平相处的意愿才会明显地表示出来。那时，也只有那时，争吵双方的国家才会面对现实，从作茧自缚的争讼中解放出来；而他们一向是把自己包在里面，借以逃避关于和平的严峻而痛苦的决议的。那时，也只有那时，他们才会为该地区经常、持久的和睦着手进行必需的那种谈判与安排。

47. 我们很幸运，有冈纳·雅林先生当秘书长的代表。我们很幸运，有那样老练、那样任劳任怨的一位人物。我只能向冲突双方建议：利用雅林先生的帮助，开始上述的那种对话，并怀着极大的善意把对话继续下去，以求这个极其棘手的问题最后得到和平解决。

48.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为了考察中东局势，安全理事会又召开不知道第几次会议了——据美国代表鲍尔大使计算，这是第二十三次。然而，这次会议是在一种少有的情况下召开的。开会的目的，是审议以色列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控诉；换句话说，就是审议以色列对一个国家的控诉，正是以色列自己对这个国家进行了武装侵略，掠夺了它的大片领土，并且继续用武力保住、用兵力占据这块土地。

49. 既然以色列主动来到安全理事会，而且决定诉诸这个机构的权威，人们本来会这样期望：以色列代表将首先告诉安理会，他的政府是怎样打算去考虑安理会以前一些决定的，这些决定要求以色列停止对阿拉伯国家的侵略行为，宣布它赞同众所周知的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安全理事会关于中东政治解决的决议〔第二四二(一九六七)号〕。人们本来也会期望他会宣布以色列愿意履行决议的条款，其中当然包括以色列军队撤离它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安全理事会对于以色列政府方面的这种宣布和这种行动，等候已久了。

50. 可惜安全理事会一直没有听到以色列代表说了任何这一类的话。相反，他在这里长篇大论地谈到的，倒是据说八月二十六日在以色列部队占领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领土上发生了某桩事件，并企图把肇事责任加到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头上。

51. 问题自然就产生了：为什么以色列认为有必要向安全理事会告上讼棍式的一状，控诉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呢？还产生了一个更一般性的问题：安全理事会为此召开一次特别会议真是适当吗？以色列代表提出的要求，它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所谓控诉，很明显地毫无根据，因此安全理事会不必认真对待。布尔将军的补充报告进一步证实了没有理由去讨论这个问题。

52. 以色列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控诉”是荒诞无稽的，这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科尼先生的发言中，已经得到充分揭露。关于这个问题的事实真相，我们现在就无须细谈了。由秘书长提交安理会的、以联合国军事观察团参谋长所提供资料为基础的 报告，一次也没有谈到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一方在这个事件中有任何可加谴责之处。仅仅这一事实就足以表明，以色列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所谓控诉，的确没有任何根据。

53. 我们只要指出这么一个事实就够了，这也是科尼先生昨天的讲话提到了的事实，即以以色列当局直到肇事后第二天才要求联合国观察团参谋长进行调查。问题就产生了：以色列当局这么长时间在忙什么？也许当时他们是在打主意，把自己一手伪造的东西，搞得活龙活现，煞有介事，以便冒充一次作战行动，这就是他们现在企图以之嫁祸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

54. 下面的事实，也不能不引起严重怀疑：以色列巡逻队的军官，一名少尉，正如报告所说，离肇事地点很近，又据以色列方面说，目击事件发生，却安详地看着出事，没有企图给他的同胞以色列士兵任何协助与支援。为什么他不开枪打那些据说正在袭击以色列士兵的人呢？这位勇敢的军官是何许人？莫非他是胆小鬼，或是为这次挑衅性的冒险行径专门准备的假证人？

55. 还有一桩更明显触目的事实，使我们有理由十分怀疑以色列方面对于所谓八月二十六日事件的陈述的可靠性与可能性。这个事实见于作为安全理事会正式文件于昨天散发的秘书长报告中的联合国军事观察团参谋长的补充报告。我们从报告中发现一些很

令人惊异的东西，即以以色列政府在调查期间拒不给联合国观察员任何机会去看看两名以色列士兵的尸体，而这两名士兵，按照以色列的讲法，据说是在事件过程中被害的。报告写道：“观察员因此无法证实那两名以色列士兵被杀。”(S/7930/Add. 76)

56. 鲍尔先生在这里的讲话没有提到这点。他单单引证第一份报告。可是第二份报告呢？他把这次事件叫做“可恶的杀人行为”。但也许根本没杀一个人，因为并没有什么尸体送给联合国观察员看一看，作出检验。这个事实该怎么解释呢？

57. 所有这些现在众所周知的事实，使人有一切理由认为：以色列提交安全理事会的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控诉”，只不过是 以色列领导人事先策划好的虚构捏造，指望借以哄骗世界公众舆论。

58. 联合王国代表在他的发言中甚至要求交还失踪士兵。可是，为什么这一点他认为不可想象的，如果没有尸体，可能也不存在另一个士兵？

59. 联合国审议以色列侵略阿拉伯国家问题的整个历史表明：在以色列，有些长于颠倒黑白这门花招的老手。我们只消提醒安理会这样一个有名的事实就够了：一九六七年六月，以色列方面正要对阿拉伯国家——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叙利亚和约旦——发动一场事先策划和准备好的军事进攻。为了掩盖这个侵略行动，它向安全理事会提出了对阿拉伯国家的“控诉”，恶意地硬说后者侵袭了以色列。这个政治策划的欺诈性与挑衅性，当时就被彻底揭露了。

60. 安全理事会也明白，以色列在它目前向安全理事会提出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控诉”之前，其军事统帅部方面同样做了相当的军事准备，包括与约旦停火地区附近的以色列部队的集结。这个情况，在作为安理会正式文件散发的约旦使团最近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中，已有正式报告。

61. 从秘书长报告中的联合国军事观察团参谋长给安全理事会的补充报告，人们感到不得不认真咀嚼一番这一切所谓事实。比较一下安全理事会现已知道的事实，就引起下面的问题：以色列捏造这个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拙劣的控诉，难道不是借口“报复”跟着便对阿拉伯国家来一次例行的军事行动吗？安全

理事会知道得很清楚，近几个月，以色列借口所谓“报复”，对阿拉伯国家反复进行了军事侵略活动。对于以色列，这已经成为对阿拉伯国家发动加剧的进一步侵略和破坏停火决议的很好借口了。

62. 众所周知，安全理事会已经反复审议过以色列的这些违约行为，并在其决议中谴责以色列是在报复的借口下进行军事活动的侵略者。然而，即使我们暂且假定发生于以色列部队占领的苏伊士运河东岸的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六日事件，并非蓄意捏造，而确实由于阿拉伯自由战士或任何抵抗运动成员对占领军的反抗行动，那也不妨这样问：它跟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有什么相干？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对于以色列部队占领和控制地区发生的事情，又怎能负责？

63. 我们当然不能同意美国代表在这里的讲话，要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武装部队占领区发生的事负责。我听了发言的翻译后，有这样的理解：他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对以色列武装部队从阿拉伯人手里夺去的土地上发生的事，阿拉伯国家都要负责。我们当然不能同意这点。占据别人领土的那些国家应对这些领土负全责。如果顺着美国代表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这条路子走下去，我们在这方面可以走得很远，而且会由此进一步认可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的不断侵略行为呢！

64. 以色列由于掠夺阿拉伯土地和用恐怖政策对待这些地区的阿拉伯居民，激起这些居民的愤怒和仇恨。以色列赖在从阿拉伯人手里掠去的土地上，驱逐和奴役阿拉伯居民，夺走世代居民的家园和财产，以及用推土机摧毁阿拉伯城乡的整个居民区，既然这样，以色列当局就不可能指望以上这些行为会得到服从与归顺。绝不可能。在被掠夺的阿拉伯领土上，阿拉伯人反抗以色列侵略者的解放斗争火焰，正在自发地、不可抵抗地燃烧起来。这股火焰，采取讨伐措施也罢，在安全理事会上捣鬼也罢，通过安理会的某人给采用捣鬼伎俩的家伙撑腰也罢，都是扑灭不了的。

65. 这一切，以色列及其“鸽派”和“鹰派”（如果特拉维夫有这样一些“鸽派”的话）早就该明白了。他们还应当认识到：以色列继续其对阿拉伯国家的侵略政策，不但是绝路一条，对它和它的领导人都是丝毫

不光彩、不荣誉的；更严重的是，这个政策还对以色列人民的未来命运，充满最不幸和最危险的后果。

66. 因此，纵然以色列部队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的八月二十六日事件，是阿拉伯民族复仇者干的，纵然是这样，以色列过去和现在都没有任何理由来到安全理事会，告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状，并浪费安理会的时间。就算以色列的这种行动是一种控诉吧，那恰成为对它自己冒险政策的控诉，免不了终于自食其果。

67. 以色列代表在他昨天的发言中，竟敢在安全理事会上肆行威胁、强加条件，几乎向安全理事会下最后通牒说：应该作出某种决定来支持侵略者的要挟，否则以色列就会自行其事了。苏联代表团认为有必要请安全理事会注意以色列代表的这些威胁。以色列侵略者如果认为他们可以任意向安全理事会下达自己的条件，那就显然是太狂妄了。

68. 以色列的挑衅态度以及它对阿拉伯国家继续采取侵略政策，只能使以色列落到最可悲的下场。对这一点，任何人都不应该有什么怀疑。在这个不体面的事情上，那些同情并赞助和支持它的人，对它也不会有什么帮助。尽人皆知，以色列政府对阿拉伯国家发动侵略时，靠的是这种赞助和支持。如今它在安全理事会这里玩弄伪善和狡诈的戏法，又在指望这种赞助和支持。

69. 这条赞助的方针，今天在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代表的发言中也反映出来了。正是赞助和支持以色列的那些人的这条方针、这种态度，使得中东的和平解决难以达成，而且怂恿侵略者进行更多的侵略活动，藐视安全理事会决议。

70. 但是，以色列统治集团不要以为这种支援和赞助，真能保证以色列在中东实行侵略与扩张主义的目的和计划而不受惩罚。他们也许做了可悲的错误估计。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切珍重和平、国际安全、自由和民族独立的人，都站在捍卫自己的正义事业、自由与独立的阿拉伯国家及其人民一边。

71. 安全理事会要是明智的话，就不让以色列及其教唆者有机会利用安理会的权威，去实现与维持

中东和平的利益无关的目的。安全理事会必须断然拒绝侵略者对侵略的受害者提出的这个伪造的“控诉”。

72. 安理会现在应当把注意力放在另一个真正重要而紧迫的问题上，即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安全理事会决议的履行问题。有关履行这个决议的局势，对于一切真诚地关心恢复中东和平、实行和平的政治解决的人，都不能不引起应有的担心。阿拉伯国家已经清楚、明确地宣布他们愿意完全接受并履行安全理事会决议，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科尼先生在今天的发言中又证实了这点，而以色列则顽固地拒绝接受并履行这个决议。这样，以色列政府事实上是使秘书长特别代表雅林先生的使命趋于瘫痪，因为他的使命就是要促进安全理事会决议的履行。

73. 对于履行安全理事会这个重要决议方面出现的局势，不但以色列统治集团应当负责，一些西方国家也有责任。以色列靠着它们的赞助与支持，得以继续破坏决议的履行，傲慢地藐视安全理事会的意志和决议，并抗拒整个联合国。

74. 在这方面，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对于联合国以及履行联合国决议，以色列的态度跟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待它非法占领的西南非洲领土的解放的态度，实际上是一样的。这个西南非洲领土，根据联合国大会第二十二届会议决议，现在叫做纳米比亚。由于占了别人的领土，以色列极端分子和南非种族主义者因此采取了一模一样的态度：两者都藐视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决议，两者都抗拒整个联合国组织。

75. 苏联关于中东解决的立场，是人所共知的。这个立场，不是取决于任何权宜的考虑，而是植根于一项原则性政策，即支持阿拉伯国家和人民的正义、正当活动，用和平的政治手段，消除以色列侵略造成的后果。正如我已经指出那样，安全理事会知道得很清楚：阿拉伯国家承认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并准备寻求在这个决议基础上达成中东政治解决的途径。以色列方面，则仍然顽固拒绝履行这个决议，而且故意提出在目前情况下不切实际的要求，目的在于掩盖它的侵略和扩张政策，掩盖其对执行安全理事会决议的反感。

76. 以色列依靠若干西方国家的支持，坦率地说，首先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支持，从而在坚持它消极

和蓄意阻挠的态度。事实上，它是在藐视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决议。它是在企图加强其在中东占领区的地位。通过挑衅活动和对阿拉伯国家不断的军事侵略行动，以色列正在继续恶化中东局势，和加剧中东的紧张状态。

77. 在这种特殊、明显的情况下，苏联以最大的决心，同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谋求停止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的侵略，消除侵略的一切后果，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安全理事会决议的基础上达成中东政治解决，并把一九六七年侵略后从阿拉伯国家手里夺去的领土归还其当然的主人。

78. 主席：请美国代表发言，行使答辩权。

79. 鲍尔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我想行使答辩权，仅仅为了纠正苏联代表似乎陷入而不能自拔的关于美国立场的一种误解。他暗示：我所说的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或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对于以色列政府、以色列军队目前占领的土地上发生的事件，应当负责。而他还尽情推测说，他得出的暗示也许是由于我的发言未能准确地翻译出来。

80. 那完全不是我要说的。而且我希望，关于这一点，记录要记清楚。我提出的是：每个政府对于是它的公民的行动所引起、并且是从它的领土上发动的事件，负有责任。这点在我的政府看来是起码的原则。三、四个星期以前，由于以色列政府对约旦采取报复行为，争端发生了。在讨论这个争端时，我当时提出的看法是：只要针对被占领区的恐怖行为，是从约旦领土上发动，约旦政府就有一定责任。而这恰恰也是我在目前问题上所说的话。事实上，我是这样说的：目前的局势，比起约旦河西岸那种局势，更有理由是如此，因为约旦河西岸是个人口稠密地区，而在目前的问题上，苏伊士运河东岸，引用我自己今天的发言来讲，则“是一大片空地……如果不是从分明应由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负责的运河西岸发动，东岸那儿就很可能发生任何恐怖行为。”〔见前第39段。〕

81. 以色列政府的声明，以及由于布尔将军的努力而提出的与以色列政府声明完全一致的证据（尽管不是声明的每个细节都得到完全确证），深深表明了这种武力来自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所以阿拉伯联合

共和国实际上是这次袭击的发射台。我提出的论点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对于这类袭击有一定责任。

82. 至于马立克大使提出的另一个解释，即这完全是捏造出来的证据，是以色列政府方面一手炮制的，那我得说：完全没有证据支持这种解释，我不相信这种解释，这种解释甚至出乎我的想象之外。

83. 这样一种解释，在我看来，实在是想入非非。但对于马立克大使，这也许不单是一个想入非非的问题。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倾向于按照本国政府的背景和做法发言。他却利用他素有的经验，发挥自己的假设和解释。

84. 主席：请以以色列代表行使答辩权。

85.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主席先生，妨碍安全理事会在中东采取行动的那种议会式无能，是大家都知道的。全世界都怀着也许越来越渺茫的希望，依然在等待安全理事会谴责对以色列人的谋杀，并表示不能默许阿拉伯人破坏停火。

86. 可是，埃及对以色列向安理会提出的控诉的反应，带来了一个不能置之不理的新情况：嘲笑以色列诉诸安全理事会，讽刺以色列在防止阿拉伯的侵略行动上取得安理会的支持，挖苦以色列的死者 and 伤员，蔑视以色列根据停火条件享有的权利。埃及试图把事实变为闹剧，抱着近乎不负责任的态度来到安理会。八月二十六日对以色列部队的军事袭击是虚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跟安理会这样说。要不是虚构，埃及也和它无关；而且无论如何杀死以色列人都是好的，因为以色列终于打退了埃及的侵略，把埃及部队从作为其侵略基地的地区驱逐出去。

87. 这完全是恶意的、不负责任的态度。这种态度，不能不提出一个问题，即埃及怎样对待安理会上进行的关于必须避免破坏停火的认真讨论。

88. 在一场负责任的讨论中，联合国军事观察员在白天而非在黑夜对袭击进行调查，这样一个事实，怎能成为埃及对调查结果加以诽谤攻击的理由呢？被杀士兵的尸体，按照犹太教规，不能留下躺在沙漠上，这样一个事实，怎能用作借口来取笑死者亲

友的悲痛呢？从运河道到堤上匆忙挖成的阵地的脚印，把人体拖回运河去的印迹，这次袭击的正规军事性质，这些东西，怎能那样轻易地、半开玩笑地不了了之呢？袭击者与破坏者来历不明，这幅惯用的烟幕，怎能再放出来为违反停火辩护呢？停火，难道不是要终止一切军事行动吗？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和二十八日的安排〔见 S/8053/Add. 1 和 Add. 2〕，难道不是要禁止运河上的一切船只往来和一切军事活动吗？

89. 埃及的企图，是阻止认真、负责地审议维持停火的义务。遗憾的是，它的这种企图，竟得到今天安理会上一个发言的支持。看来有必要提起这点，即以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现在是由安全理事会确定的停火所制约的。停火不是以色列的选择。以色列随时准备跟埃及缔和，并确定牢固和被认可的疆界。可是，只要埃及拒绝放弃喀土穆决议，只要埃及拒绝跟以色列讲和，停火就是两国关系唯一的基础。不管以什么借口，不管用正规部队还是非正规部队，也不管搞突然袭击、恐怖还是破坏，任何从事战争的行动，都跟停火相违背。支持这种战争，就是替一件国际罪行效劳。而给予这种支持的人，要对不能走向和平分担责任。

90. 我对某一代表的发言，听后特别感到惊愕。近几个星期，他充分表明了什么构成侵略、什么不构成侵略、什么是真、什么是假的观点。他还充分表明了他的政府对于国家与民族权利的态度。他的政府跟阿拉伯国家在反犹太仇恨、反以色列侵略的旗帜下结成的并不神圣的同盟，一直是中东冲突加剧的主要因素。他对布尔将军报告中所包含的证据的评论，使人想起他的前任的一次发言。这位前任总是使得人人啼笑皆非地断言：以色列人用地雷炸自己啦，杀害自己的公民啦，袭击自己的村庄啦。这些评论，只能使评论者自己丢脸。

91. 苏联代表团使用了故伎：事实站不住，就凭空虚构。因此，苏联报纸近来实际上发起了一场运动，尽说以色列为军事行动做准备。这种运动，在苏联代表的发言中就有反映。全世界一定注意到：这些报道开始登在苏联报纸的时候，真实而非虚构的军事行动正在世界的另一个部分发生。苏联今天的说法，

跟一九六七年春天那时候一样，完全不能成立。当时苏联政府无视联合国观察员的调查结果，即以色列部队没有集结；同时苏联驻以色列大使则拒不应邀亲自访问有关地区，把这点加以证实。人们不禁要问：苏联目前的说法，到底隐藏着什么目的？

92. 去年，正如纳赛尔总统后来透露，这些说法，直接导致了埃及政府在蒂朗和西奈采取战争行动。

93. 以色列诉诸安全理事会，抱着一个目的：就是要在会上为安全理事会所确立的停火结构找到支持，使之得以加固。我们希望找到这种支持，从而避免局势恶化。

94. 主席：请苏联代表发言，他想行使答辩权。

95.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要求发言，对美国代表行使答辩权。

96. 他的发言证实了按票面价值接受以色列任何陈述的美国多年惯例。因此，他显然毫不注意昨天已经作为正式文件散发、现在安全理事会已经可以用上的补充报告。以色列代表提到宗教礼仪，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因为从事件发生(根据以色列的说法)到报告联合国观察员，过了太长时间。如果联合国观察员马上得到通知，他们无疑会赶到现场，在以色列方面举行宗教仪式之前检验尸体。但显然这不是以色列计划的组成部分。所以谈论宗教仪式，在这里是毫无帮助的。

97. 我想再一次请美国代表注意布尔将军的正式报告。报告表明，联合国观察员没有被允许检验尸体。人们要是凭信任就接受以色列所说的一切，那也必须凭信任去接受文件的所有内容，而决不应只拣方便于美国的文件来用。

98. 至于以色列代表的发言，说苏联报纸无根据地发表关于以色列军事准备的诳话，这与事实不符。不是苏联报纸，而是安全理事会手头有的正式文件，确定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以色列发出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控诉以前，已经开始准备对约旦发起大规模的进攻了。

99. 我想促使安全理事会注意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八日 S/8787 号文件，其中载有约旦常驻联合国代表法拉先生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根据我国政府指示，并补充我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八日信(S/8787)，其中提请注意以色列对停火的新的、严重破坏所造成的日益恶化的局势，我荣幸地通知你：约旦政府得到的消息表明，以色列现在企图并准备对约旦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

这是一份正式文件。我请以色列代表予以注意。苏联报刊谈到了这份文件。它们有权这样做。因此，以色列代表断言苏联报纸捏造了一些东西，这只能看作是诽谤，我要断然拒绝这种诽谤。约旦代表的信又说：

“我国政府已通过该地区的联合国机构，把这一情况通知秘书长。今天秘书长阁下要我确信：已经把这个情况转达以色列，表示关切，并希望这类事情不会发生。

“我国政府想强调一下：当前局势仍然充满危险。这尤其因为以色列企图进攻约旦的消息日益查实，而以色列则迄今并无任何相反的声明。”

100. 这是一份有具体事实的文件。苏联报纸讲到的，正是这些文件。所以苏联报纸什么也没有捏造。

101. 主席：请以色列代表行使答辩权。

102.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很简单地讲一讲。既然苏联代表对证据和真相特别关心，我希望他不要光读约旦的文件，也要引证一九六八年八月三十日以色列的信。这封信是为了答复约旦的信而发的，载于 S/8793 号文件中。信上说：

“我国政府指示我否认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八日约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你的信(S/8787)中包含的恶意中伤。

“这种无稽之谈以及对它的大力宣扬，无疑是企图转移视线，使人们不去注意来自约旦领土的、越过停火线的、由正规部队与非正规部队进行的不断侵袭。这些侵袭的详细情节，见于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最近给你的一些信中。

“这种所谓部队集结式入侵迫在眉睫的宣传运动，加剧了该地区的紧张状态，并且根据以往经验，它是格外扰乱人心的。”

103. 过去，我曾有机会怀着敬意提醒苏联代表：不要老是一概信赖从阿拉伯方面获得的消息。今天，我愿意向他重复这个怀着很大敬意的忠告。

104. 主席：我的名单上没有其他发言人了。要是现在没有别的代表要发言，我想向大家提议休会，

以便安理会代表有更多机会进行磋商，研究目前议程上的问题该怎么处理。

105. 通过非正式商议，我了解到安理会代表应随时准备根据协商一致的协议，迅速恢复对这个项目的审议。既然没有异议，就这样决定。

会议决定如上。

下午五时五分散会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

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